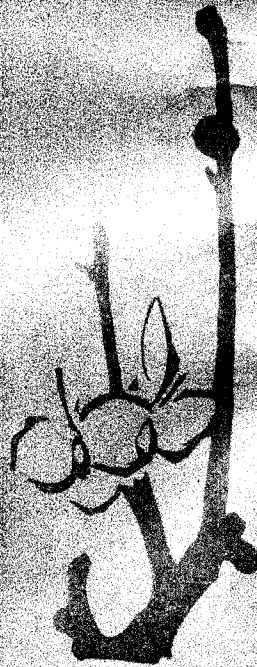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澠水燕談錄 歸田錄

〔宋〕王闢之撰

〔宋〕歐陽修撰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澠水燕談錄
歸田錄

〔宋〕王闢之撰

〔宋〕歐陽修撰

中華書局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澠水燕談錄

〔宋〕王闢之撰

呂友仁點校

歸田錄

〔宋〕歐陽修撰

李偉國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7¹/₄ 印張·123 千字

1981 年 3 月第 1 版 198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11,350 冊

統一書號：11018·928 定價：0.82 元

澠水燕談錄

點校說明

澠水燕談錄十卷，宋王闢之撰。宋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著錄此書作澠水燕談。現存關於作者生平行事的資料很少，我們只知道他字聖塗，山東臨淄人，生于仁宗天聖九年，治平四年中進士，此後做了三十多年的縣官、州官，到了紹聖四年就從忠州任上告老還鄉。這本書雖然叫做燕談，其實是一部有史料參考價值的書，因為書中所記大半是當時士大夫的談話，而這些談話涉及紹聖二年以前的許多政事。袁楠在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清容居士集卷四一）中開列了一系列採擇書目，其中就有澠水燕談。

作者在自序中說：「閒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爲十卷。」現存的刻本和鈔本都不足「三百六十餘事」，多是名爲十卷，實際上是析卷充數，只有九卷。特別是海本和庫本這個系統，不但缺少最後一卷，而且對前九卷的條目、文字也刪削得很厲害。這次校勘用爲底本的涵芬樓本是現存本子中一個比較完整的本子，因爲它是以知不足齋本的補足十卷本爲底本，又對校了黃丕烈校本、庫本、說郭和朱熹名臣言行錄所引，這就集中了各本的長處。我們在校勘時，除與黃校本等進行覆校之外，又對校了過去不曾用過的袁鈔本。這個鈔本是明嘉靖戊申汝南袁表所抄，現藏上海圖書館。袁鈔本也不是足本，據袁氏後記說，「芟去十之二三」，實際上只有二百三十二事。儘

管不是足本，而且訛誤也較多，但是也很有一些獨到之處。例如卷八響泉條的朱長文琴史，各本均誤作「琴譜」，只有袁鈔與各家著錄和本傳相合。宋、元人書中還有一些引用澠水燕談錄的，其中以宋江少虞皇宋事實類苑（下稱類苑）一書引用尤多。我們在點校中使用這類書時，一般都參証了有關的書籍，以期盡可能地避免誤斷。

這次輯錄了十七條佚文，供讀者參考。另外，還感到有他書竄入的現象，例如卷二呂文靖公謨折監宦、呂許公得輔臣之體二條，類苑卷九、五朝名臣言行錄六之一、錦繡萬花谷前集卷十都注明出涑水記聞，檢涵芬樓本涑水記聞，這兩條也都已經輯入。

爲了節省文字，本書的校勘記只在每一事的首條校記中標出書名、卷次、篇名，其餘的就只標書名。另外，凡是稱「同上書」的地方，也兼指同卷、同篇。對於底本中的夏敬觀校語，凡可取的則移入校勘記，並標以「夏云」字樣。

在點校本書時，得到師友的很多指導和幫助，對此，我表示真誠的感謝。點校中的錯誤，請讀者批評。

點校者

一九八〇年六月

澠水燕談錄序

澠水談者，齊國王闢之將歸澠水之上，治先人舊廬與田夫樵叟閒燕而談說也。余登科從仕，行三十年矣，日欲退居故國，而爲貧未果。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縣，身不脫乎飢寒，不得與聞朝廷之論、史官所書，閒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爲十卷，蓄之中橐，以爲南畝北窻、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遣餘年耳。澠，齊水之名，其事隨所錄得之，故無先後之序。紹聖二年正月甲子序。

前人記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特屑屑記錄以爲談助而已哉！齊國王闢之聖塗，余同年進士也，從仕已來，每於燕閒得一嘉話，輒錄之。凡數百事，大抵進忠義，尊行節，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於賦詠談謔，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讀其書亦足知所存矣。元祐四年，予來守蒲，聖塗方爲邑河東，因得其錄而觀之。十二月朔，昌邑滿中行思復碧莎廳題。

澠水燕談錄目錄

卷第一

帝德十八事……………一

讜論十一事……………五

卷第二

名臣五十事……………一〇

卷第三

知人四事……………二七

奇節十三事……………二六

卷第四

忠孝十五事……………三四

才識十三事……………三九

高逸二十二事……………四三

目錄

卷第五

官制二十七事……………五八

卷第六

貢舉十四事……………六七

文儒書籍附共十四事……………七〇

先兆二十一事內一事未全……………七四

卷第七

歌詠二十四事……………八三

書畫十一事……………九〇

卷第八

事誌三十六事……………九六

卷第九

雜錄三十六事……………二〇

卷第十

談謔二十三事……………二三

補遺六事……………二九

佚文十七事……………三三

跋

李北苑跋……………三六

鮑廷博跋……………三八

貢大章跋……………三九

黃蕘圃跋……………三九

夏敬觀跋……………三九

澠水燕談錄卷一

帝德

西都北寺應天禪院，乃太祖誕聖之地，國初爲傳舍。真宗幸洛陽，顧瞻遺迹，徘徊感愴，乃命建爲僧舍。功成，賜院額，奉安神御，命知制誥劉筠誌之。仁宗初，又建別殿，分二位，塑太宗、真宗聖像，丞相王欽若爲之記。後園植牡丹萬本，皆洛中尤品。慶歷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藝祖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孝」。今爲忌日行香地，去留府甚遠，故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此之謂也。

開寶中，教坊使魏「一」某，年老當補外，援後唐故事，求領小郡。太祖曰：「伶人爲刺史，豈治朝事，尚可法耶！」第令於本部中遷叙，乃以爲太常太樂令。

興國中，張觀、樂史鑠廳合格，不得進士第，止以爲幕職官。太宗之愛惜科名如此。

慶歷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已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特別差遣，與卿換章服。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

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行籍田禮。就耕位，侍中奉耒進御，上搯耒耒三推，禮儀使奏禮成，上曰：「朕既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禮儀使復奏，上遂耕十有二畦。翌日，作籍田禮畢詩賜宰臣已下和進，尋詔呂文靖公編爲籍田記。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因得免解。

寶元、康定閒，西方用兵，急於邊用，言利者多捃摭細微，頗傷大體。仁宗厭之，乃詔曰：「議者並須究知本末，審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驗白無狀、事效不著者，當施重罰。」於是，輕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

仁宗朝，南劍州上言：「石碑等銀鑛可發。」上謂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則爲國利；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上之恤愛元元至矣。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使。後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朵，所賜止親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朵。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其孫端稟嘗爲余言。

咸平二年〔三〕，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決者常幾百事，近日逾月並無公案。漢文決死刑四百，唐太宗決死罪三百，史臣書之，以爲刑措。今以四海之廣而奏牘不聞，動輒逾月，足以知民識禮義而不犯于有司也，請載之史筆。」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遙郡，真宗曰：「醫之爲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相諭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之云：「上深自媿責，有旨放謝。」真宗禮遇詞臣厚矣。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府，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百萬緡，遣使北虜，以贖山後諸郡；如不我從，即散府財募戰士以圖攻取。」會上即位〔四〕，乃寢。後改曰左藏庫，今爲內藏庫。

太祖登極數年，石守信等猶典禁衛，趙忠獻屢請于上授以他任，上乃曲燕守信等，道舊甚懽，從容曰：「朕與卿等義均手足，豈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卿等各自擇善地，出就藩鎮，租賦之人，奉養甚厚，優游卒歲，不亦樂乎！朕有數女，與卿結親，庶無閒耳。」皆感稱謝。於是諸帥歸鎮或有至二十餘年者，常富貴榮寵，極于一時。前代之保全功臣，無以

過也。

四

真宗嘗諭宰臣一外補郎官，稱其才行甚美，俟罷郡還朝，與除監司。及還，帝又語及之。執政擬奏，將以次日上之，晚歸里第，其人來謁。明日，只以名薦奏，上默然不許。察所以，乃知己爲伺察密報矣。終真宗朝，其人不復進用。真宗惡人奔競如此。

慶歷中，滕子京守慶州，屬羌數千人內附，滕厚加勞遺，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仁宗曰：「邊帥以財利啗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仁宗朝，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三十餘人，問其族系，乃知使相王德用甥壻〔五〕。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今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進？」止與師錫循資。后，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勘，以保官亦令循資。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聖矣。

英宗治平中，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師約。異時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爲恭，帝疾之，曰：「此廢人倫之序，不可以爲法。」思有以厚風俗，亟命正之，尚未遑著于令。及神宗踐阼，乃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師約父克臣爲開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盥饋禮。禮成，遂大設樂，天下榮之。三宮嬪御還者，莫不嗟歎；近姻貴戚，相與震動，以爲天姬之貴尚執行婦道，蓋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親執

筭，行盥饋之禮，曰：「吾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唯我祖宗首正王化，穆然成風矣。

魯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獠子持錦臂鞢鬻于市者，織成詩，取而視之，仁廟景祐五年賜新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仁祖天章揆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醲厚，有以深浹夷獠之心，故使愛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帖之小屏，致几席閒，以爲朝夕之玩。

讜論

慶歷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鑿塔基，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送本寺令士庶瞻仰，傳言在內庭時，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逮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梁武造長干塔，舍利長有光，臺城之敗，何能致福！乞不營造。」仁宗從之。

夏竦薨，仁宗賜諡曰文正，劉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柰何侵之乎？」疏三上。是時，司馬溫公知禮院，上書曰：「諡之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可當？」光書再上，遂改諡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諡也。」封還其目，不爲草詔，於是太常更諡竦文莊。

嘉祐中，內臣麥允言死，以其嘗有軍功〔六〕，特給鹵簿。司馬光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功大勳而贈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以爲法。」仁宗嘉納之。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事當賀。」司馬光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爲例。

景祐中，趙元昊尚脩職貢，蔡州〔七〕進士趙禹庶明言元昊必反，請爲邊備。宰相以爲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上書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府獄。是時，陳希亮爲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八〕，以禹爲徐州推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蔡牧男兒忽議兵」，謂禹也。

咸平中，孫冕乞於江、淮、荆湖通商賣鹽，許商人於邊上入糧草，或京中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淮、荆湖三路賣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爲陳恕等沮之，遂寢。

臨淄賈公疎先生，以著書扶道爲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頗類孟子。常奏諫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以誣皇天，以欺先帝，今幸謂姦發〔九〕，請明告天下，正其事。」無幾，又謂「謂既竄逐，寇萊公猶在雷州，宜還萊公，以明忠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身，不樂爲吏。久之，李文定公竊其誥敕送吏部〔一〇〕，先生勉就之，官至殿中丞卒。後，門人李

冠元伯、劉顏子望相與諡曰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真宗賜名同改字希得。案公疎元名罔，故賜改同。

狄武襄公既平嶺南，仁宗欲以爲樞密使、平章事，龐莊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二十萬，其重慎名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遠矣，若用爲平章事，富貴已極，後安肯爲陛下用。萬一後有寇盜，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青爲護國軍節度，諸子皆優官，厚賜金帛。

真宗初上仙，莊獻攀慕號切，凡喪祭之禮，務極崇厚。呂文靖公奏曰：「太后爲先帝喪紀之數，宗廟之儀，不忍裁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先帝恩遇之厚。唯是遠姦邪，獎忠直，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徼寧靖，人物富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樂無憂，此報先帝之大節也。」

祥符中，玉清昭應等宮成，大臣率兼使領。天聖中，玉清災，莊獻泣曰：「先帝尊道奉天」，故大建館御以盡祇肅之道，今忽災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公恐后復議繕完，因推洪範災異之端，乞罷營建，懇讓使名。玉清遂不葺。

田錫以讜直事太宗，知無不言，深得諍臣之體。一日，詣中書謁趙忠獻公曰：「公以元勳當軸，宜自謙抑，今百司奏覆，必先經堂，豈尊君之義也！諫臺章疏，令閣門進狀，尤失風

憲之體。」趙竦然謝之，遽從其言。

校勘記

〔一〕魏 類苑卷一引作「衛」。按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稱長編）卷一六開寶八年四月記此事作「教坊使衛德仁」。疑類苑是。

〔二〕若事已上而驗白無狀，事效不著者。『者』原在「狀」下，據類苑卷四引澠水談改動。

〔三〕咸平二年。『二』原作「三」。按長編卷四五繫此事於咸平二年，因從類苑卷三引澠水談改。

〔四〕卽位。夏云：「二字原本作『晏駕』，庫本同。從黃校改。」今按本書卷九幽薊八州條云：「藝祖貯財別庫，欲事攻取，會上仙，乃寢。」宋史全文卷三記此事亦云「會晏駕，不果」。原本不誤。

〔五〕乃知使相王德用甥壻。『使相』原作「丞相」。按宋李惠皇宋十朝綱要（下稱十朝綱要）、宋史本傳均不載王德用爲丞相事，類苑卷四引作「使相」，正與十朝綱要卷四所記相符，據改。

〔六〕以其嘗有軍功。『軍』字原脫，據類苑卷一六和長編卷一六九補。

〔七〕蔡州。類苑卷一六引作「萊州」，黃校同。宋史卷二九八陳希亮傳記此事作「青州」。

〔八〕卒。夏云：「庫本作『帝』」。

〔九〕謂。原本作「爲」，據宋史卷四三二賈同傳和類苑卷一六引文改。

〔一〇〕其。黃校作「具」，疑是。